


山中小屋 / 金浩誠 (Bali angavulan)

綿延的山稜像一條線，連著大地，又分開了天，台灣最美的天際線莫過於台灣中部接連玉山的山脈群，這片群山孕育著台灣原住民族，1930年後日本帝國在台灣為了取得山林資源，中部的布農族被迫遷徙，移至日本人為布農族所選定的地方，近百年的光景，族人歷經政權的更迭，也在這圈禁的土地上生養、傳承語言及文化，努力的活著。

山川秀麗，每逢假日遊客們蜂擁而至，常常擠得部落、山林鬧哄哄的，族人就在這時候擺出自己所種的農作物，還有部落社區營造所學的手工藝品，賺取光觀客收入，禮尚往來和顏悅色應該就是大社會對原住民族的印象，但卻渾然不知山中的血與淚。

「今天回望鄉，幫忙舅舅採收番茄」，媽媽準備著早餐，向廚房以外的地方吶喊。




外頭的車子已冒著白煙，爸爸坐在裏頭，他總是我們家最安靜的。出發前，爸爸用布農族語祈禱，跟上帝、耶穌和天使報告今日行程，雇用祂們保護我們一切平安。望鄉位於南投縣，坐落於陳有蘭溪右側，會稱為「望鄉」耆老口傳是因為日本人來時思念日本的故鄉，而望鄉並非布農族對此地的稱呼，布農語為 kalibuan，意思為布農族到此地有許多buan的植物，現今已無法考究那植物的樣子與中文名稱，我們小孩總是在前往望鄉部落的路上複習著，如天氣晴空萬里能清楚看到整座玉山峰，玉山常年披著白紗與腳下的望鄉部落遙遙相望。

整排的番茄叢中傳來舅媽的聲音，「我們在這裡，快來幫忙啊。」

因為我們貪睡到了番茄田為上午九點，舅舅、舅媽笑我們懶，因為他們五點就起床，隨便果腹，便馬上到番茄田採收，為的是工作時不被太陽照射，免得忙得一身汗，番茄田中除了番茄，還有碗豆，他們說碗豆更是需要準時採收，太早採太短，太晚採就會像鬧脾氣似的長得特別長，碗豆剛剛好的長度才會有人收購，才能賺錢，不然之前的努力都白費了。

入選獎





這趟回媽媽家幫忙採收農作物，算是互相幫忙，因為之前爸爸的地需要整理，媽媽的家人都會來幫忙，這樣互惠的模式在布農文化稱為「換工」，但現今部落多剩老人及小孩，青壯年人在外求學、工作，所以「換工」的方式也愈來愈少，加上部落內的族人也不太願意從事這樣勞累低薪的工作，所以工人很難請。

「如果需要工人，可以到『秘密基地』找人手幫忙啊。」


阿姨突然說道，我們採著番茄並撐大耳朵聽著大人們的對話，阿姨接著說，近期山中多了許多外籍移工，大多從鄰近都市來的，他們幾乎身無分文，多半被雇主虐待，就是被工廠壓榨，很多人身上沒有相關證件，他們說是受不了長時間不人道的對待，鋌而走險才往山裡逃。

入選獎



此時我思索著，是怎麼樣的壓力會讓外籍移工往陌生的山林奔去，平時常看到台灣的新聞媒體報導外籍移工、看護或外配遭受欺負，看似遙遠的個案，但對望鄉部落的族人來說是一個集體的經驗，因為在部落附近山區裡有許多逃難移工，他們害怕被警察抓，卻不得不打些零工維持基本的生活。部落族人稱他們為「小幫手」，在部落鄰近的山區蓋了一間小屋，並將那稱為「秘密基地」，如果農忙時需要人手，都可以到秘密基地找小幫手，有時甚至會給他們日常用品或煮熟食給他們吃。族人與移工彼此的溝通更是有趣，這些來自多南亞居多的移工們不一定會說中文，而溝通的橋樑常常是部落裡的外配和看護，族人與移工的互動中有趣事也有衝突。

族人和移工因文化不同在飲食、生活習慣上常常鬧出許多笑話，布農族婚事喜事都需要殺豬，有些穆斯林移工不能吃豬肉，甚至無法觀看殺豬儀式，有這樣的活動他們就會待在秘密基地。或是在溫室裡工作，許多女性移工依舊會穿長裙、長袖把自己包得緊緊的，部落的婦女就會笑說，他們這麼穿不熱嗎。此外，部落族人仍有狩獵的習慣，會在山中放置陷阱捕捉獵物，獵人有時上山尋陷阱時，會發現有捕捉到獵物的痕跡，但獵物卻不翼而飛，就會自嘲的說被「山地人」拿走了。



這麼多的趣事外，當然也有衝突，例如移工們有時會在部落裡惹事生非，但這樣的事件少之又少，因為這會引起警察的注意，他們被抓了就會直接遣返回國，他們來台灣一趟花了不少錢，不會甘心還沒賺錢就被迫回國，這也是他們逃離雇主、工廠選擇往山上跑的理由，另外就是部落裡有不肖業主，農忙需要人力時，到秘密基地找小幫手，等到工作完要發工資給移工時，雇主就假意要報警，使得小幫手在山間竄逃，這樣的情景我爸爸看過一次，他說得宛若一場大逃殺。

這樣多的趣事與衝突中，族人們與移工長時間相處處於相敬如賓的狀態，或許是兩個群體有著相同的歷史命運，彼此在彼此的身上看到為了生活存活下來的影子，過去日本人將Kalibaun部落族人從原居地遷移至此，那時的族人面對的是未知的未來，當代從都市逃亡的移工們，也相同的注視著渺茫的未來，大社會的轉變，他們相同的是用身體的本能來適應，適應的代價是支離破碎的心靈，族人被圈禁在過去日本、當代主流社會浪漫想像的原鄉，而族人們為移工們打造著僅能遮風避雨的秘密基地，陪著他們度過被大時代、大社會殘害的時光，族人不可能在原鄉與世無爭住一輩子，如同移工無法在山中小屋過一生，他們依舊要回應這個世界，那使他們灰頭土臉，卻激發生存意志的世界。

入選獎

入選獎

長輩們持續談論著山中小屋的故事，媽媽對阿姨說，「要小心，如果被人舉報了，這些移工會被抓。」我不知道我媽說這話是擔心移工被警察抓，還是被警察抓是壞事，我只擔心移工在部落裡過著提心吊膽的日子。身為原住民族的我，我們的生活正在改變，不知道我們能否以命定的血、淚，和正在處於的挑戰，面對往部落徐徐吹來的南洋風。

從那次採蕃茄後，我心中一直掛念著Kalibuan部落族人和逃難移工這件事。某次媽媽說姨丈需要上法院一趟，因為有人檢舉他雇用非法移工，而山中小屋也被迫拆去，小幫手們的去向不得而知，就好像這一切都不曾存在過。